

# 遗嘱

□南京 吴晓平

因疫情阔别三年的女儿,终于回国了。要办的头等大事,居然是遗嘱,呀呀呸,想想就有些晦气。

其实也叫无奈。去年96岁老父去世,留下一套旧房,弟兄姊妹本想卖了,结果为证明我们姐弟四人是父亲的亲生子女,居然大费周章。先是跑到我从小居住的夫子庙派出所,民警翻出五六十年前的旧户籍,上面只有我奶奶与我们四姐弟的生活痕迹,户口簿上也只记录了我们的祖孙关系。你怎么证明你父亲是你奶奶的独子?又怎能说明你们自己和你们父亲的关系?民警绕口令似的问题让我哑口无言,只能断续回忆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,从城里下乡的往事。那你们五七年住哪里?民警又问。那时我才两岁,撒尿和泥巴的年纪,只有打电话问大姐。大姐想了半天说,依稀记得我们小时候还在华侨路住过。办事民警很热心,说南京街道区划已经改了多次,你们当时住在路西还是路东,现在已分属不同派出所了。于是通过内部电话,查清应属新街口派出所。第二天又去新街口,终于在电脑档案上调出当年户口,证明我父亲的确是我奶奶的儿子,我们四姐弟又的是我爸爸亲生的……总之,问题很荒唐,手续很麻烦,后来公证等一系列手续都很麻烦!烦得脚后跟转筋,满头冒火星之际,灵感也就随火星迸

发:干脆,趁还没死立个遗嘱,交代后事。女儿双手赞成,说,她有好几个同学,今年初在国内的父母都先后去世了,回国处理后事极其麻烦。“尤其我现在护照上都改了名字,”女儿说,“以后要证明我是你们的女儿,都很困难哦!”

女儿说话很乖巧,她晓得中国人忌讳死的话题,只说想证明她是我们的女儿。废话,这世上,除了你这唯一骨血,老爸还有什么亲人?上个月,阔别三年的女儿回家了,还没来得及拥抱,她行李箱一丢就出门应酬。深更半夜回到家,来不及说上两句话又抱着手机打电话,跟同事谈工作,与老公隔洋视频安排家务,顺便检查女儿的作业。我和老妻面面相觑,是啊,女儿已然长大,有自己的工作,有自己的家了。我忍不住低声抱怨,你忙成这样,还不如不回来!老妻赶紧缓和气氛说,真没的时间,你把外孙女小天意带回来跟我们玩几天也好!女儿丢下手机,一肚皮委屈,撅起嘴说,我这趟回国是出差,好不容易向老板争取来的,不忙工作忙什么?再说小天意明年就要小学毕业了,正在参加各种考试,紧张得很,哪有时间陪你们玩?对了,我们去公证处时间约了么?

我气得鼻子不来风,很想臭她一句,哟,这么忙,这事你怎么没忘?但话到嘴边,想想太刻薄,便嗯哼一

声,甩手进了卧室。掷身上床,歪枕斜靠,从门缝里,有一句无一句地听屋外女儿和老妻的唠叨。想想也没意思,生儿育女,除了麻烦与付出,要想得到一点心理安慰和快乐尽如此艰难。疫情三年憋一肚子话,可如今女儿回来了,忙里忙外的,心里究竟有几分想过你?人逢喜事精神爽,闷上心来瞌睡多,不晓得何时竟歪睡着了,迷迷糊糊见老妻蹑手蹑脚进门,忍不住还嘟囔一句,女儿想吃三七八巷的煎饼果子,明早别烧早饭,我们陪她一道去吃噢!

第二天在公证处办事顺利,女儿很快拿到了亲属关系的证明。公证员说,其实你们办公证的目的,无非想百年后将遗产留给女儿,既如此,还不如直接办遗嘱方便。女儿聪明,有意回避说,她下午还约了个同事,如没她的事,她先走。遗嘱公证由我和老妻单独分别录像、签约。摄像机高架头顶,公证员格式化地声声询问,我滑稽地联想起历史上许多感人肺腑的遗书,人家的遗书字字血泪,句句千钧,对比我这个遗嘱,怎么如此俗不可耐?

遗嘱终于做完,当我像阿Q画押,抖呵呵签上自己名字最后一笔时,心底突然空落落的——一生的挣扎、奋斗,亲情、爱情,总结在一张轻飘飘的白纸上,竟是那么滑稽、无聊……

# 母亲不过节

□安徽合肥 吴婷

晚上七点左右,给老家打了一个电话,铃声响了许久才接通。母亲边喘着气边问我:“吃过晚饭了吗?”我应了一声:“吃过了,您呢?”

“还没有,刚从地里回来!”四五月份正是种棉花苗的时节,我不由得心疼起母亲来。暗黑的厨房、冰冷的锅灶,想吃一口饭还得现烧才行,母亲总是长年累月不分昼夜地忙活着农活和家务,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闲的时候。

挂了电话后,我忽然想起了故乡的秋天,成片的棉花地铺展开来,大朵大朵的棉花在枝头绽放。年迈的母亲步履蹒跚地穿行在田间地头,将那些白灿灿的棉花轻轻摘放到腰间的布袋中。今年,母

亲照例在地里种了棉花苗,盼望着秋天大丰收。

小时候,我上学的学费都是母亲用一朵朵棉花积攒起来的。记得到了棉花丰收的时节,我每天放学一回家便扔下书包,跟随母亲到地里帮忙采摘。我在前,母亲在后。由于我身小灵便,那些开在枝腰或垂落地下的棉花由我负责采摘,这样母亲就不用弯腰了,她专门采摘开在高处的棉花,我与母亲搭档起来总是十分默契。

长大后,我在他乡求学,偶尔放假回家,母亲不肯让我下地,怕耽误我的学业,而她自己依旧在棉花地里起早贪黑地忙着,俯首低腰地采摘,不放过一朵棉花。

刚到省城读大学那年,我打电

话回家告诉母亲,学校的棉被十分单薄,不暖和。母亲立即对我说,她把当年摘的棉花弹一床新棉被给我寄过来,我开心不已。半个月后,我从邮局领到了新棉被。上大学的几个冬天,那床新棉被一直在漫漫寒夜温暖着身在异乡的我。

棉花,在贫瘠的乡村是农家的衣食之源。我的母亲在田间地头,一棵一棵地栽种,之后便除草打杈,精心地等待丰收。当一朵接一朵的棉花绽放时,我那瘦小的母亲,又开始忙着采摘,日复一年。

“农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”记忆中,乡下的母亲从来不过劳动节,对于母亲来说,每一天都是劳动节,她总是与庄稼相依为命,从春分忙到冬至。

# 会“杂技”的陈师傅

□苏州 郭瑜

家里装修,网上购买了一米长的吊线灯,搁在客厅的角落。让装修公司承包水电的师傅安装,他们说吊线灯不比吸顶灯,不好装;让装卫浴的师傅安装,他们说这个灯比较麻烦,不愿装;有一位装浴室柜的师傅说可以安装,但近期忙没时间……

兜兜转转,这吊线灯成了我的一块心病,直到我们购买户外洗手盆,商家安排陈师傅前来安装时,方才解决了问题。陈师傅是85后,个头不高,头发微卷,初见面对,他穿着深蓝色的工装上衣,咖色的裤子,浑身上下满是尘土,他也满不在乎,用小推车推着沉重的工具包进门后,便娴熟地打开包,专心工作起来。

对于这吊线灯的安装,陈师傅表示没有问题,报价也很合理。他

打开折叠的钢丝梯子,利索地爬上去,一只手拿着灯的底座,另一只手拿了工具,嘴里还衔着几颗螺丝。钢丝梯不大,陈师傅腾挪、转身,时不时地跳下梯,换个工具,拿好配件再上梯。他将灯的底座先用螺丝固定,再拉好吊线,然后用双手托举起一米长的灯罩,固定完一侧,再去另一侧,并依次装上灯具上的饰物。削电线,找孔位,固定螺丝,梯子的空间狭窄,灯又长且没有抓手,陈师傅不仅要保持自身在梯子上的平衡,还要兼顾吊线灯灯体的平衡,更要考虑工具与配件的拿取,以及处理安装中出现的各种情况,这样的难度,如同刀尖上的舞蹈一般,我由衷赞叹道:“陈师傅,你这样的装灯本领,真的像会杂技一样,不简单啊!”为减少陈师傅爬梯上

下找工具的繁琐,我主动配合,做好工具的递送。陈师傅泛白的军绿色帆布包内,有卷尺、胶带、榔头、冲击钻、各种尺寸的螺丝螺帽……有些工具用得有些磨损了,有些泛着黑色的油渍,可我觉得它们犹如“百宝箱”中的珠宝一样闪闪发光。

约莫过了一个多小时,总算大功告成,陈师傅敏捷地从梯子上跳下,打开开关,装好的吊线灯亮了,灯光洒在书房的空间。“效果不错!”陈师傅言罢,小心翼翼地折叠起钢丝梯,将收拾好的工具包放上小推车,推着车临走前还不忘提醒,让我注意关闭家中的水电阀门。

希望如陈师傅这样不浮躁、专业、专注,靠技能打拼谋生的劳动者,能够生活得越来越好。

# 蒿儿

□如东 桑云梅

“你看,那边的是草蒿儿,这儿的是面蒿儿,面蒿儿更嫩更香。”堂姐娓娓道来。可是,我的姐姐,你可知,从这些杂草堆儿里能认得蒿儿来,于我来说已是不易呀!“草蒿面蒿有啥不同呢?”不善言辞的堂姐解释含糊,语气中满是理所当然。堂姐,草蒿儿、面蒿儿,让我明白了,书中学不了的,网上搜不到的,差不多隐藏在土地里和乡亲们耕耘的年岁中。

《别录》说:青蒿生长在华阴川泽,印象中,我将之称为杂居植物,喜与别的野草和菜儿聚居一道儿,然后以一小块一小块的小团体姿态,告诉各位邻居:我喜欢诸位芳邻,愿友好相处,但若是惹着我们,我们可不是盖的,一帮一帮的也很是厉害的!

蒿儿是初春最早的绿色,或许,因属菊科便不畏寒凉吧,初春的荒凉中,蒿儿那青绿青绿的模样,生发生命的暖意。你总看不到很多很多的蒿儿,野地里蒿儿这一堆那里一丛,菜场外老太太将蒿儿搁置面前也只几小把儿,蒿儿在哪儿都是神秘的存在。蒿儿以中草药的角色发散着神秘味儿,那难以摹状的清奇味儿,是中草药的温良谦和,收敛住某些植草的太过张扬另类。令你感到新异,慢慢接受,缓缓喜爱,是蒿儿的本事。

东坡有云:“烂蒸香芽白鱼肥,碎点青蒿凉饼滑。”“渐觉东风料峭寒,青蒿黄韭试春盘。”将青蒿写得艺术且味美,种种所以让我深信,那个年代东坡笃定拥有诸多女粉丝。

韩愈有诗云:“韩子稍奸黠,自愧青蒿倚长松。”以青蒿喻自己,长松喻孟郊。韩愈与长他十七岁的

# 紫藤花又开

□阜宁 王凯然

四月,校园里的海棠樱花随着渐行渐远的春风慢慢地难觅芳踪。这时满架的紫藤就泼泼洒洒地绽放开来,像一帘紫色的瀑布悬挂在架上,又似紫色的云霞悬浮在校园的角落,风景这边独好。

我来这里工作已有十多年,我不知道它在此生活了多久,但我一来,它就锁住我的目光。我初来时是十一月份,那时候的它没有花,连叶子也追风而去,只剩光秃秃的褐色的盘曲嶙峋的藤干枝条趴在架上,远远看去还有点张牙舞爪的姿态,说不上有什么美感,但我就是喜欢它。我初来跟同事们不熟,下课了坐在办公室里,其他同事谈得热火朝天,我却因为不熟悉他们所谈的人和事,插不上嘴,再加上我这个人性格内向不善于言辞,更不会自来熟。又或许我上了年纪更喜欢静一点的环境,每每这时我就来到紫藤架下,坐在石凳上,享受这独属于我一人的寂寞。十一月份的室外冷飕飕,风把紫藤的枝条拨拉得吱嘎作响。坐于紫藤架下我油然想起了“遥忆紫藤垂,繁英照潭黛”的诗句。我的眼前浮现出“藤

花无次第,万朵一时开”的画面。这褐色枯藤带给我如此美丽的遐想,让我在萧瑟的季节有了如沐春风之感,落寞之情烟消云散。

“红尘日日马蹄生,踏遍天街不记名。只有君家容易认,紫藤花底读书声。”紫藤花下读书的感受妙不可言,这是我喜欢校园紫藤的又一个因素。四月紫藤花开,带上一壶新茶,携了一卷爱书,在紫藤花下一坐就是半天。春日融融,和风徐徐,花香萦身,茶香润喉,书香醉心。看书看到累时,抬头眼前就是一片辉煌的淡紫色的瀑布,触手可及。耳畔回荡着孩子们的琅琅书声。花间蜜蜂辛勤采蜜的嗡嗡声又让我想起,

校园的孩子们不也似这小小的蜜蜂在知识的花丛中勤奋耕耘,为他们的美好未来辛勤酿蜜?

校园的紫藤花静处一隅,它用柔软的身躯努力向上攀登,向远处蔓延伸展。每年的四月它如约而至,开得那么葳蕤、极致。不求回报,默默奉献,紫藤的情怀不正是老师的精神写照吗?教书育人,不求回报。专研教学,精益求精。

你是校园的四月天——紫藤!

# 青石街

994号

NEW SUPPLEMENT

投稿信箱:xinfukan2@126.com